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48n2023

緇門警訓

明 如卺續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重刊緇門警訓序
  - 緇門警訓目錄
  -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 勉學上
  - 勉學下
  -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
    - 不修學無以成
    - 不折我無以學
    - 不擇師無以法
    - 不習誦無以記
    - 不工書無以傳
    - 不學詩無以言
    - 非博覽無以據
    - 不歷事無以識
    - 不求友無以成
    - 不觀心無以通
  -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 長蘆慈覺賾禪師坐禪儀
  - 勸參禪文
  - 自警文
  -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 三自省察
  -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眾
  -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 釋難文
  - 梁高僧傅法主遺誡小師
  -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 其一曰
    - 其二曰
    - 其三曰
    - 其四曰
    - 其五曰
    - 其六曰
    - 其七曰
    - 其八曰
    - 其九曰
-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 洞山和尚規誡
- 慈雲式懺主書紳
- 願文
-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 白楊順禪師示眾
-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 八溢聖解脫門
-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 捨緣銘
- 座右銘
- 規繩後跋
-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 傳禪觀法
-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
-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 戒定慧三學
- 釋法四依
-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 撮略諸文以嘆戒法
-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 示僧尼戒相廣略
- 度尼教意
- 尼八敬法
- 出家超世

- 沙彌五德
- 三衣興意
- 引示袈裟功能
-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 舉現事以斥妄行
- 示衣財體如非
-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 示開制本緣
- 鉢制意
- 坐具教意
- 漉囊教意
-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 歸敬三寶興意
- 求歸三寶功益
- 列示三寶名相
-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 住持三寶
- 化相三寶
- 傳法有五
-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 讚佛
  - 讚法
  - 讚僧
-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 懶菴樞和尚語
- 四句偈
- 示比丘忖己德行受食
- 示比丘慎勿放逸
- 菩薩三事無厭
- 戒定慧
- 誡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 誡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 誡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 誡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 結制小參
- 上堂
-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 誡閑
- 千嵓長禪師示眾
-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 長蘆慈覺賾禪師龜鏡文
- 慈受禪師示眾箴規
- 笑翁和尚家訓
-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
-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為撰僧堂記
- 應菴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 開善密菴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 司馬溫公解禪偈
- 仰山飯
-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 讚佛
  - 讚法
  - 讚僧
  - 讚眾生
  - 懺悔
  - 發願
- 天台圓法師自誡
- 芙蓉楷禪師小參

- 黃蘗禪師示眾
-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 雲峯悅和尚小參語
-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 慈受深禪師小參
-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 法昌運禪師小參
-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 釋門登科記序
-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 慈受禪師訓童行
- 勉僧看病
-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 觀心食法
- 大智律師三衣賦
- 鐵鉢賦
- 坐具賦
- 漉囊賦
- 錫杖賦
- 賾禪師誡洗麵文
-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
- 吉州能濟山友雲鎣和尚蛇穢說
-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 答投子通和尚書
-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 晉王受菩薩戒疏
-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 永嘉答書

-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 發願文
- 荊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 芭蕉泉禪師示眾
-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 宴坐
  - 入室
  - 普請
  - 粥飯
  - 掃地
  - 洗衣
  - 經行
  - 誦經
  - 禮拜
  - 道話
  - 示禪人心要
  - 誡問話
-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 上堂
-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眾
- 古德渴熱行
-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 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 譯經
  - 義解
  - 習禪
  - 明律
  - 護法
  - 感通
  - 遺身
  - 讀誦
  - 興福
  - 雜科
- 或菴體禪師上堂
- 示眾
- 小參
- 結座

- 真淨文禪師頌
- 靈芝照律師頌
- 古德垂誡
- 勉看經
- 勉應緣
- 勉住持
- 洞山和尚自誡
- 雪峯存禪師入閩
- 宏智禪師示眾
- 省病僧
- 大慧和尚示徒
- 龐居士頌
- 自保銘
-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 登廁規式
-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 讚佛傳法偈
- 禪林妙記前序
- 讚弗沙佛偈
-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
-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 後漢書郊祀志
-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 梁皇捨道事佛詔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2023

重刊緇門警訓序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爾輪迴。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脩為以復厥性。然必志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帥氣者。往往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却正法眼藏者。出而為惡辣鉗鎚嗔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鍊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至或為法語。為小參。為示眾。為警策。為訓誡。為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獎拔之。以化導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緇門警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大明麗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偈讚。於其中焉。或者以為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不堪覿著。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無礙。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豈殆所謂理悟則一事修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準繩也歟。嘉禾晉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者之剩語也。尚何警訓之有哉。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勉學上(并序)　勉學下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長蘆慈覺賾禪師坐禪儀　勸參禪文自警文
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三自省察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眾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釋難文　梁高僧稱法主遺誡小師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洞山和尚規誡　慈雲式懺主書紳　願文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白楊順禪師示眾　永明智覺

壽禪師垂誡　八溢聖解脫門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捨緣銘　座右銘　規繩後跋
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傳禪觀法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三祖鏡智禪師信心銘　戒定慧三學　釋法四依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撮略諸文以嘆戒法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廣略　度尼教意　尼八敬法出家超世　沙彌五德　三衣興意　引示袈裟功能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舉現事以斥妄行　示衣財體如非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示開制本緣　鉢制意　坐具教意
卷第四
漉囊教意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住持三寶　化相三寶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懶菴樞和尚語(六)　四句偈　示比丘忖己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薩三事無厭　戒定慧　誡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誡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誡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誡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誡閑　千嵓長禪師示眾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卷第六
長蘆慈覺賾禪師龜鏡文　慈受禪師示眾箴規　笑翁和尚家訓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褒禪山慧空禪師輪藏記　慈照聰禪師住石門查待制為撰僧堂記　應菴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開善密菴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司馬溫公解禪偈　仰山飯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天台圓法師自誡
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黃蘗禪師示眾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雲峯悅和尚小參語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慈受深禪師小參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法昌遇禪師小參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

圓照本禪師書　釋門登科記序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觀心食法　大智律師三衣賦　鐵鉢賦　坐具賦　漉囊賦　錫教賦　賾禪師誡洗麵文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　吉州龍濟山友雲鏊和尚蛇穢說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答投子通和尚書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晉王受菩薩戒疏(即隋煬帝)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永嘉答書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發願文　荊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芭蕉泉禪師示眾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示禪人心要　誡問話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二)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眾　古德渴熱行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或菴體禪師上堂　示眾　小參　結座　真淨文禪師頌　靈芝照律師頌　古德垂誡　勉看經　勉應緣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誡　雪峯存禪師入閩　宏智禪師示眾　省病僧　大慧禪師示徒　龐居士頌　自保銘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登廁規式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禪林妙記前序　石屋琪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結制小參　上堂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鐘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　晦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後漢書郊祀志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楴地回向文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梁皇捨道事佛詔
緇門警訓目錄(終)
緇門警訓卷第一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眾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迥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

須喫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暄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疑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啟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氷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傚。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見蓋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蹤踵老朽觸事面牆。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曲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談人一朝臥疾在床。眾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恛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為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憧惶。穀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逭。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倫言行荒疎。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啟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

是尋常。遮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為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狥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弩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為法侶。乃為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荊棘。世自浮虛眾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為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性。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民。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滫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當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眾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

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怪。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艷。煦嫗貧病瓦合輿儓。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其群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緇雖眾謀道尤稀。競聲利為己能。視流通為兒戲。遂使法門罕闢教網將頹。實賴後昆克荷斯道。汝曹虛心請法潔己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冀於革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修身踐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為法亡軀。有善母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諂求榮達之期。擇日選時苟免否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懷。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涉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眾而眾自至。智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肆。跡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間然。於行解則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上可不誡歟。抑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為棄物。宗律部則以經論為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蒞事咸曰勤王。未見護一派而擬塞眾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營福如司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修。類我教之群宗

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當須量己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為善。識淺則顓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床。夫如是則真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啟。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必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為。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栝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眾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為博聞乎。不為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令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辯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為愚為小人而不變者。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恥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輟於學者。未見恥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輟飲食者。輟飲食則殞其命。何必恥於不多耶。輟學問則同夫禽獸土木。何必恥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恥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恥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誤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徉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教而復顯云爾。

不修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軌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登聖道之梯隥。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曰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為模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密室燈光徹窓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荒唐。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闇誦。師方驚嘆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投佛圖澄。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困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著。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扇。俗懷侮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敘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罽賓高德盤頭達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傚世精草隸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聾俗而可接於清才。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狂簡之言。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真宗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固辭曰。告官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赤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晝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其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眾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既為生佛之母。亦為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筌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筌篌聲彈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傚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己虛心。疊足跏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覿體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修途輪轉汩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概助發真源。果不廢修即同參契。

長蘆慈覺賾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眾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時。於閑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髀上。左足安右髀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為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為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高魔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具明魔事。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矣。夫禪定一門最為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

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勸參禪文

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修必圓修。分付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修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己靈。寧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立修行。所以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未免農夫之誚。城隍釋子反　儒士之羞。此懶惰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家。重割塵勞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斂禪衣而宴坐。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滯氷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杲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眾流入海總號天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冀銘心。此世他生同為法侶。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默為宗。既啟三緘宜遵四實。事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間談。邊鄙兵戈中原寇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己長隱他好事。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濫觴禍終滅頂。何也眾生苦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談無義。

緇門警訓卷一(終)

緇門警訓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臥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遍。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竪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誡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己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參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探淵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還如捉賊須見贓。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剎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笑喪家風。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著到悟為期。哮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作鏡喻有由。車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見岩前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攪動。波翻浪湧真堪重。譬如靜坐不用工。何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著眼。管取今生教了辦。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抖擻精神著意看。

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嬴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聽。長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眾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覺。度無量眾。此黃面老爺出家樣子。後輩忘本反為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為便。不奉君親免事征役為安。假名服竊世緣。以鬪諍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為園菌。良可悲夫。汝輩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園菌之下可爾。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遙廣廈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穫之頓弊。不識鼎飪之劬勞。長六尺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豎之流。几案床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橫生非法棄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為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為師而奉之。皇王雖貴。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飡之惠。猶能效節。一言之顧。尚或亡軀。況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勤隴畝。馳驟萬端逼迫千計。弊襜塵絮。或不足以蓋形。藿茹飡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旰衡廣宇策杖閑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謔。避寒暑擇甘辛。呵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群。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癡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陞堂致禮。恥尊儀而雨泣。對格披文。慚聖教而垂淚。或鶉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麁弊之聲色。免鑊湯之深誅。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常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反覆求已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釁而剛強難化所以縈紆日吳佇嘆中宵。莫識救之之方。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之野客。其有蔑聖言輕業累。縱逸無恥頑疎不檢。可為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為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立驗蛇身。牛泣登坡馳鳴遶寺。或杖楚交至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柴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酬施主之恩。託跡圜扉。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歡娛美樂為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為何恃乎。嗚呼朝為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為傷子。哀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倘百年而一遇。將恥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佇勗書紳之誡。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跡。道化之洊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自持。遊歷罷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剎招之堅不答。時有童行名參。已欲為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已非為僧器。蓋出家為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為生死也。為眾生也。為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為爾。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云。為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為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廁僧倫。有詒於佛。況汝為之邪。然出家為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己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偷姦博弈。覬覦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己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

子爾。縱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銕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為之者。或百或千至於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謂鷙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為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椀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師古曰。狐椀下之皮。輕柔難得。萬雋作掖)。

梁高僧傅法主遺誡小師

塵世匪堅浮生不久。我光陰以謝。汝齒[髟/夭]漸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苟其利。莫輕仁賤義。莫嫉善妬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德。莫疎慵人事。莫懶墮焚修。莫耽湎睡眠。莫強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己。莫恃強欺弱。莫利己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揖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却憎惡。無以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主人。無以為主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以伽眾破條章。無以誹謗怪他人。無以穿鑿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為苦也。捺落裡受諸異報。可謂屈焉。況端拱無為。安閑不役。徐行金地高坐華堂。足不履泥手不彈水。身上衣而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為何事也。其或剛柔得所。進退含容堪行即行。可止即止。無貪眼下數省時中。一點相當萬金消得。予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相逢。若不依予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珍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懾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和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詼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二復禮以辨感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遼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眾。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損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悗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著邪棄正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違所生。　剃髮毀容法服加行。　辭親之日上下涕零。
剖愛榮道意凌太清。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
如何無心故存色聲。　悠悠竟日經業不成。
德行日損穢積遂盈。　師友慚恥凡俗所輕。
如是出家徒自辱名。　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　應自誨勵志果青雲。　財色不顧與世不群。

金玉不貴惟道為珍。　約己守節甘苦樂貧。
進德自度又能度人。　如何改操趨走風塵。
坐不暖席馳騖東西。　劇如徭役縣官所牽。
經道不通戒德不全。　朋友蚩弄同學棄捐。
如是出家徒喪天年。　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　無親無疎清淨無欲。　吉則不歡凶則不慼。
超然縱容豁然離俗。　志存玄妙軌真守樸。
得度廣濟普蒙福祿。　如何無心仍著染觸。
空諍長短銖兩升斛。　與世諍利何盡僮僕。
經道不明德行不足。　如是出家徒自毀辱。
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　父母不敬君帝不臣。　普天同奉事之如神。
稽首致敬不計富貧。　尚其清修自利利人。
減割之重一米七斤。　如何怠慢不能報恩。
倚縱遊逸身意虛煩。　無戒食施死入太山。
燒銕為食融銅灌咽。　如斯之痛法句所陳。
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　穢雜不著惟道是欽。　志參清潔如玉如氷。
當修經戒以濟精神。　眾生蒙祐并度所親。
如何無心隨俗浮沈。　縱其四大恣其五根。
道德遂淺世事更深。　如是出家與世同塵。
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　當務竭情泥洹合符。　如何擾動不樂閑居。
經道損耗世事有餘。　清白不覆反入泥塗。
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
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　形雖鄙陋使行可觀。　衣服雖麁坐起令端。
飲食雖疎出言可飡。　夏則忍熱冬則忍寒。
能自守節不飲盜泉。　不肖之供足不妄前。
久處私室如臨至尊。　學雖不多可齊上賢。
如是出家足報二親。　宗族知識一切蒙恩。
今故誡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　學無多少要在修精。　上士坐禪中士誦經。
下士堪能塔寺經營。　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　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違二親。　道法革性俗服離身。　辭親之日乍悲乍欣。
邈爾絕俗超出埃塵。　當修經道制己履真。
如何無心更染俗因。　經道已薄行無毛分。
言非可貴德非可珍。　師友致累恚恨日殷。
如是出家損法辱身。　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　稽首空王求出離。　三師七證定初機。
剃髮染衣發弘誓。　去貪瞋除鄙恪。
十二時中常謹慎。　鍊磨真性若虛空。　自然戰退魔軍陣。
勤學習尋師匠。　說與同人堪倚仗。

莫教心地亂如麻。　百歲光陰等閑喪。　踵前賢學先聖。
盡假聞思修得證。　行住坐臥要精專。
念念無差始相應。　佛真經十二部。　縱橫指示菩提路。
不習不聽不依行。　問君何日心開悟。
速須究似頭然。　莫待明年與後年。　一息不來即後世。
誰人保得此身堅。　不蠶衣不田食。　織女耕夫汗血力。
為成道業施將來。　道業未成爭消得。
哀哀父哀哀母。　嚥苦吐甘大辛苦。　就濕回乾養育成。
要襲門風繼先祖。　一旦辭親求剃落。
八十九十無依託。　若不超凡越聖流。
向此因循全大錯。　福田衣降龍鉢。　受用一生求解脫。
若因小利繫心懷。　彼岸涅槃爭得達。
善男子汝須知。　遭逢難得似今時。　既遇出家披縷褐。
猶如浮木值盲龜。　大丈夫須猛利。　緊束身心莫容易。
倘能行願力相扶。　決定龍華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超然居士趙令矜撰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為深。作福之中省病為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為善知識。曉人以看病為福田。所以叢林為老病之設。今叢林聚眾。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供須。此先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躬乖方湯藥妄投。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奐然一新。蓋有本分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識者皆能達此。衲僧分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冤叫苦之際。領略徹困心。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正好為他將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　久緘其身銘其膺曰。　古之攝心人也。

誡之哉。　誡之哉。　無多慮無多知。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　多慮多失不如守一。　慮多志散知多心亂。
心亂生惱志散妨道。　勿謂何傷其苦悠長。
勿言何畏其禍鼎沸。　滴水不停四海將盈。
纖塵不拂五嶽將成。　防末在本雖小不輕。
關爾七竅閉爾六情。　莫窺於色莫聽於聲。
聞聲者聾見色者盲。　一文一藝空中小蚋。
一伎一能日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為愚蔽。
捨棄淳樸耽溺淫麗。　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既勞役形必損斃。　邪徑終迷修途永泥。　英賢才能是曰昏憒。
洿拙羨巧其德不巧。　名厚行薄其高速崩。
塗舒污卷其用不恒。　內懷憍伐外致怨憎。
或談於口或書於手。　要人令譽亦孔之醜。
凡謂之吉聖謂之咎。　賞玩暫時悲憂長久。
畏影畏迹逾走逾劇。　端坐樹陰迹滅影沈。
厭生患老隨思隨造。　心想若滅生死長絕。
不死不生無相無名。　一道虛寂萬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　何貴何賤何辱何榮。　澄天愧淨皦日慚明。
安夫岱嶽固彼金城。　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誡

夫沙門釋子高上為宗。　既絕攀緣宜從淡薄。
割父母之恩愛。　捨君臣之禮儀。　剃髮染衣持巾捧鉢。
履出塵之徑路。　登入聖之階梯。　潔白如霜清淨若雪。
龍神欽敬鬼魅歸降。　專心用意報佛深恩。
父母生身方霑利益。　豈許結託門徒追隨朋友。
事持筆硯馳騁文章。　區區名利役役趨塵。
不思戒律破却威儀。　取一生之容易。
為萬劫之艱辛。　若學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懺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為。　害善之法偏宜遠之。　損惡之道益其用之。

口無自伐心無自欺。　勿抱內蠹勿揚外儀。
欲人之譽畜己之私。　殺義之始陷禍之基。
自恃其德必有餘譏。　自矜其達必有餘非。
眷屬集樹汝宜遠之。　利養毛蠅汝宜畏之。
釋而思之。　懲惡之餘何則是宜。　清香一炷紅蓮數枝。
口勿輟誦意勿他思。　安禪禮像其則勿虧。
量衣節食其志勿移。　造世文筆如佛戒之。
說人長短如法慎之。　縱對賓侶口勿多辭。
頻驚光影坐勿消時。　芭蕉虛質非汝久期。
蓮花淨土是汝真歸。　俾夜作晝勤而行之。

願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　離諸緣障正法無難。　國土豐樂。
常居林野樂獨寂靜。　衲衣菜食隨分知足。
常畏信施如禦強敵。　常離眷屬如遠大怨。
常保禪慧如護珍寶。　常棄諸惡如去弊疾。
法衣錫杖禦魔甲兵。　繩床香灌資道調具。　捨此之外更無所貪。
習俗生常願莫相近。　嗜欲名利永非我徒。
毀讚虛嚮猶風過耳。　安忍違從志全道業。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　省語終寡尤。　身安勤戒定。　事簡疎交游。
他非不足辨。　已過當自修。　百歲既有限。
世事何時休。　落髮墮僧數。　應須侔上流。　胡為逐世變。
志慮尚囂浮。　四恩重山嶽。　錙銖未能酧。
蚩蚩居大廈。　汲汲將焉求。　死生在呼吸。
起滅若浮漚。　無令方服下。　番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眾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　不了目前萬緣差別。　只見境風浩浩凋殘。
功德之林心火炎炎。　燒盡菩提之種。道念
若同情念成佛多時。　為眾如為己身。
彼此事辦。　不見他非我是。　自然上敬下恭。

佛法時時現前。　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為人中最大因緣。能化眾生得見佛性。深嗟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爾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熏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溢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者。達佛之境也。參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如四方四隅闕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六波羅蜜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梵語苾芻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丐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世之所重。盡以剃除。富溢七珍棄之猶同於

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枯藜。擎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即是弊袍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聖道中。儉約修身即預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為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稟聖教以無違真佛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為四生之福田。信非虛託。乞士為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　刮磨舊習洗滌世緣。　截斷眾流壁立千仞。
文章筆硯盡把焚除。　雪月風花無勞嘲詠。
酒殽財色更莫回頭。　聲利榮華豈須著眼。
末流狂妄正法澆漓。　但欲變形何嘗涉道。
雖云捨俗俗習不除。　盡說出塵塵緣不斷。
纔親講肆擬作闍黎。　未入叢林望為長老。
避溺投火豈覺盲癡。　却步求前實為顛倒。
釋心儒服代不乏人。　釋服儒心世途目擊。
律防麁暴禪息妄緣。　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師惡友畏若豺狼。
善導良朋親如父母。　低心似地緘口如愚。
摧挫我人消停意氣。　端居靜室課念遣時。
送想樂邦一心待盡。　若能如此吾復何憂。
厥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闕。　端坐受用寧知所來。　但養穢軀鮮營淨福。
縱懷慚恥尚恐難堪。　況處學庠濫參聽教。
求人長短壞彼規繩。　假託他緣閃避眾法。
輕陵先覺熒惑後生。　規度利名結構朋黨。
不遭惡疾必有餘殃。　虛費精神終無成結。
昇沈由已善惡無門。　福謝禍來雖悔何及。
斯言非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咨爾學眾聽吾直言。父母生身義當侍養。師長受度理合供承。而乃遠別鄉閭。躬栖講肆。是宜親仁擇善。建志立身討論不棄於寸陰。持守無忘於跬步。若乃縱無明之逸馬。任業識之野猿。見善不遷作惡無恥。或遭責罰。或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恥辱師傅。濫他淨眾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依律檢略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久住。

緇門警訓卷二終

緇門警訓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為廬紉草以為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薾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為之樵蘇。為之舂炊。為之洒掃。為之刈植。為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覲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臥具之安。氈幄之溫。簟席之涼。窓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為眾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也。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眾。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臥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沈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覩槖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鴟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為垢淨。列為因果。判為情想感為苦樂。漂流汩溺極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毘盧髻。截觀音臂。刳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為瓦。白銀為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為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　見善努力聞惡莫親。　縱居暗室如對大賓。
樂情養性逢危守貧。　如愚不愚修仁得仁。
謙讓為本孤高作隣。　少出為貴少語最珍。
學無廢日時習知新。　榮辱慎動是非勿詢。
常切責己切勿尤人。　抱璞刖足興文厄陳。
古聖尚爾吾徒奚伸。　安聞世俗自任天真。
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為耶。答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會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扑。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為邦合遵於眾聖。成天下之亹亹。復終日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況道流守寶不為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

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犧黃之上乎。苟咈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鬪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虎兕之猛。況為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游崇儒也。為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其區分。執麈搖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其詮不求出離。江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執文滯逐也。直指人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為始焉。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箋本於直指人心下削本今依舊本補入)。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

丞相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後建天書閣。承閣為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為之記。夫選者。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

欻然如埃之入乎胸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掌。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久從關西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眾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為。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哉。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慎莫追尋。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不見精粗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繫念乖真昏沈不好。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夢幻虛華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眾生迷心為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修。然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則見祖懷究竟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性空通大小也)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為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轍(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緣覺)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

持此心以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觀厭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真道。
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義。為達理化物之道(化猶變也)證解已後絕慮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擊而道存)豈不以言詮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見義捨語也)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忘言仍須遣義無有也)依智不依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聲耽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淪墜已下令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損過漸明也)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氷執塵為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倒難清名為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皆決。但為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為法王。律是佛勅。唯聖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圓。窮盡眾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況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略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

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眾典。然於毘尼最所留意。故篇聚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為必以威儀為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況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味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為言(約即略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為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為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略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略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律中佛姨母大愛道尼同五百女人心佛出家)深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弘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為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弘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眾受者。為明女報惑深智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眾受(謂從大僧一眾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餘五百尼十一眾受故。求那跋摩(此翻功德鎧)聖者言。若無二眾但一眾受。如愛道之緣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一尼。學宋語通方二眾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眾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為滅正法。五百年後為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難為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眾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埵。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閑靜。若有貪著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為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起寶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眾齊奉不唯小眾。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眾。俱堪物養人天師範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為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為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著重。夏則著輕。春則著中。亦為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身無恥。白衣多貪重著也。十誦為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

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著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為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為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著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著一衣。乃至後夜著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污沙門行。形是沙門披著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眾。於一念敬心尊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眾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愚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跳-兆+茶]迦羅毘(秦言堅誓)軀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著袈裟。內佩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著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為惡心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繒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憍奢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眾。皆著艾布。豈非順教。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坐具也)身披(三衣也)皆霑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考經文少懷信仰。廣敘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為永斷之言。據此為論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敘。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鬪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背違聖教。聖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畊鉏衣不蠶口。荊溪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稟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為利賣法。禮佛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持淨氈。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污池也。由邪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約。今五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以衣為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青黃五綵真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為慈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論。見佛著粗布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便見蠶衣臥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埵。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著布氈。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著蠶衣。由此興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但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為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真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虛

懷為本。無有住著。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故。有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眾學不齊整。戒文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略為引之。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一制也)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為風飄聽以尼師壇鎮之(此二制也)後有比丘為外道難言。袈裟既為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著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婬女。猶如象鼻。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達即至也)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今須準此乍可挑著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在左臂為正但不得垂尖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為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作鉢坏以為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為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為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為身為衣為臥具故。制長佛二搩(吒革)手。廣一搩手半。廣長更增半搩手。諸部論搩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搩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為搩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同。鼻奈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

邊以亂其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揲四角不揲則已。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誦不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須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為身者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為衣者。恐無所藉三衣易壞故。為臥具者。恐身不淨。污僧床榻故。

緇門警訓卷三終

緇門警訓卷第四

漉囊教意

鈔云。物雖輕小所為極大。出家慈濟厥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尚飲蟲水。況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為重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云。出家之人修慈為本。慈名與樂。無殺為先。物類雖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茲而剋。同儔負識勿以為輕。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為非淨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物。捨與和尚闍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恥五邪。多畜八穢。但隨浮俗。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臘。至於淨法一未霑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故犯。餘宗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為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為畜則墮於不淨毛羽腥臊。況大小兩乘通名淨法。倘懷深信。豈憚奉行。故荊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凡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為。今問等非已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付兩田(悲敬二田)而閉之深房封於囊篋。實懷他想用必招愆(犯盜)忽謂已財仍違說淨。說淨而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倣傚。故知不說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氈褥釜鑊。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不應。又律經言。若有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污染梵行。有得穢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世饑饉。飲食難得。為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上明大乘機教俱急。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小機意狹

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誤哉。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網篇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著。良由虛妄之俗可棄。真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況僧食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忌陋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蚩乎。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著尤不應爾。但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眾情。塞十方僧路。對謬後生所敗遠矣。改前迷而復道不亦善哉(慳食獨啖餓鬼之業是謂大迷)或問僧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淺度瑣人之短懷。豈謂清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修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況出家之士高超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來章記相傳引誡。講者寡聞用為口實。此由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蘭燒指然香。違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自行。期盡報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況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彼云捨身非沙門所為等)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存通俗(彼云經中所明事存通俗)荊谿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燒之則難。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為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順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不燒則順本成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概頓斥為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實儒宗

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盛聾俗。豈知則義淨之誡。亦有取矣。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為知若會等(知事差僧及法食會集等)學書不得為好廢業。不聽卜 相及問他吉凶。四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為伏外道。雜法中新學比丘開學算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毘尼母論佛言。吾教汝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記云。以書算卜 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為因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則稱為草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為山水。卜 術則呼為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隨順俗流之名。本圖厭世超昇翻集生死之業。故智論云。學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成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傍涉餘宗。無非志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為論議破於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廁方袍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資持云。十誦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部。若達持犯辦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今越次而學行既失序。入道無由。大聖呵責終非徒爾。又彼律云。佛見諸比丘不學毘尼。遂讚嘆毘尼面前贊嘆。波離持律第一。後諸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纔霑戒品。便乃聽教參禪。為僧行儀一無所曉。況復輕陵戒檢毀呰毘尼。貶學律為小乘。忽持戒為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兇頑嗜杯臠。自謂通方。行婬怒言稱達道。未窮聖旨錯解真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群萬中無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興意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尊。則敬逾天屬(天屬即父母也)曉教義之遠大。則道越常迷(即七略經

史等)乃至云。小乘論云。敬者。以慚為體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無慚不恥深可咲也。大乘論云。由信及智故。敬於彼信故。非邪智故。興敬故。引誡教信智及慚敬之本矣。又引論云。歸依者回轉之語。由昔背正從邪流蕩生趣今佛出世興言極尊。遂即回彼邪心。轉從正道故也。於是乃立歸法有五等之差。始於背俗之初。終於入道之極。皆歸三寶以為心師之迹也。所師極矣。所為大矣。故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睡癡等斯為良證。大悲經云。佛過去時行菩薩道。見三寶舍利塔像。師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諸仙沙門婆羅門。無不傾側謙下敬讓。由是報故。成佛已來山林人畜無不傾側以敬於佛。又俗禮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是也。

求歸三寶功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憑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欲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有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三寶勝故。

列示三寶名相

歸敬儀云。然三寶為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常舉右手安接眾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雨甘露雨轉正法輪。濟益眾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眾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梵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那四伽陀五優陀那六尼陀那七阿波陀那八伊帝目多伽九闍陀伽十毘佛略十一阿浮達摩十二優波提舍唐言一契經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六因緣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論議)上中下善義

味清淨。自然具足開現梵行。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等大慧自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正法境界無礙。為眾生說不違實義。由是無上出世良藥。彼滅眾生無始煩惱。
三乘淨僧所有三慧(聞思修也)是菩薩道。披弘誓鎧策精進馬。執忍辱弓放智慧箭。殺煩惱賊。直心深心。決定正趣無上。第一平等正道不離。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六度度諸眾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為尊為導。為依為救。安置眾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間。是良福田。真供養者。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一種局據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時。功由戒力運載不絕故。如舟焉何以然耶。由佛法二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如標宗中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為世所重。今此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眾之所歸仰。故云正歸。若無專信雜事邪神。雖受歸戒不得聖法。故經云。歸依於佛者真名清信士。終不妄歸依其餘諸天神。斯何故耶。以真三寶性相常住。堪為物依。自餘天帝身心苦惱。有為有漏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力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即名之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此為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時聞解熏本識心。業種既成淨信無失。況能立願歸依奉為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陷沒。如經有人受三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死。此乃出苦海之津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興樹處處傳弘。匪假僧揚佛法潛沒。至如漢武崇盛初聞佛名。既絕僧傳。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寶

也。所說名句表理為先。理非文言無由取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奧非聖莫知。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逢遺法。此之三寶體是有為。具足漏染不足陳敬。然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遵重相從出有。如俗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徵故敬齊一。經云。如世有銀金為上寶。無銀有鍮亦稱無價。故末三寶敬亦齊真。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真理。導緣設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情。以造像故。敬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唯見遺踪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幔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為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心所擬三界尚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云。諸佛常放光說法眾生罪故。對面不見。是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為佛寶也。所說滅諦為法寶也。先智苦盡為僧寶也。此化相三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賢劫中三佛已往。無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坐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讚佛

天上天下金仙世尊。　一心十號四智三身。　度脫五陰超踰六塵。
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　由彼一心能生萬行。　背覺為妄悟真則聖。
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懈四恩匪常。　為人眼目助佛津梁。　體潤一雨心熏眾香。
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久誦懈怠因事憒嗔。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儀處非其他。卷舒揉亂墜落污傷。種種不專不誠。大慚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一切聖眾。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人悉為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起濟含識。

懶菴樞和尚語

佛誡羅睺羅頌云。十方世界諸眾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絕語言置文字。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眾生妄念也。大千經卷者。眾生佛性也。眾生佛性為妄念所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為固執文字語言者。興此歎也。此亦是金鎞刮膜之義。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若不以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況平平之人。清涼國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為義。又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能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秖為此經被他前塵蓋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忖己德行受食

忖己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蕈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為食。如今叢林中三八念誦。鳴鐘集眾。維那白云。眾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此語與增一頗同。往往聞者以為常例。如風過樹略不餐采。佛祖之意遂成虛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蛭嫌海量蜜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眾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誡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終南山宣律師為弟子慈忍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颺簸窖藏運輦舂磨。炊爨蒸煮。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牆溉灌田園。營為醬酢。計一鉢食出一鉢汗。汗在皮肉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況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種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雜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繭。取柔織絡染浣裁縫。眾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殺幾蠶。出幾氣力。蠶繭入湯受幾痛苦。是故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冀得修道。房舍者。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材木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治殺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飲食眾緣勞損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蓐自安。念食是苦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念房舍臥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饉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舍時如入鐵籠。受床座時如熱鐵床。寧破此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給。三塗苦報皆為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萬倍。是故教汝知慚知愧。慎護後世莫破戒受施。名為淨心。

誡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義皆因聽學。為知法人。身犯四重畜八不淨。財食噉俗饌無羞無恥。知而故犯。不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聽經。汝用五誡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即義。何須人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己見壞亂正法。天神瞋故三災俱

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無味。諦思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審察名為淨心。

誡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畜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田宅種植園林花菓。金銀粟帛。屏風氍毹。好枕細席。箱匱盆瓮。銅器槃椀。上好三衣。牙床坐褥。房舍退屋。廚庫碓磨。脂麪藥酒。雜鮭醬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顧識。生緣富貴數過親舊。餉送弔問申訴衙府。身為眾首門徒強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評量僧事。迭相擯罰借問旱潦豐儉。盜賊水火毒獸之事。經過酒店市廛屠膾。獵射之家。親友婦女琴瑟詩賦。圍棊雙陸。讀外書典。高語大咲。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羅衣服。五色鮮明。勤剃鬚髮。爪利如鋒。畜八不淨財寶富足。於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真破戒。經云。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名三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闡提。名謗三寶。名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離此等十種惡名。即為淨心。

誡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人身難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土即當邊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隨力信不敢疑謗。四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缺。相貌成就。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家甚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六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重愛樂。慚愧慎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放逸深障聖道。既超六難常應喜慶。難得已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為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大慈悲父觀世音菩薩。仰願他心道眼無礙見聞。動大哀憐冥熏加被。一者願某甲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六根清淨。二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才四無礙解。凡是聖教熏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忘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遍法界。三者願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群生。梵行早圓三輪空寂。直至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常為男子隨佛出家。發菩提

心。自利利他行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生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眾生皆成佛道。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稽首圓滿遍知覺。　寂靜平等本真源。　相好嚴特非有無。
慧明普照微塵剎。　稽首湛然真妙覺。
甚深十二脩多羅。　非文非字非言詮。　一音隨類皆明了。
稽首清淨諸賢聖。　十方和合應真僧。
執持禁戒無有違。　振錫携缾利含識。　卵生胎生及濕化。
有色無色想非想。　非有非無想雜類。
六道輪迴不暫停。　我今稽首歸三寶。
普為眾生發道心。　群生沈淪苦海中。　願因諸佛法僧力。
慈悲方便拔諸苦。　不捨弘願濟含靈。
化力自在度無窮。　恒沙眾生成正覺。

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嗔癡三毒永斷。不造眾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為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眾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悕。自財不恪。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虫。墮峯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頹。堂崩棟朽撾打怖畏。趁逐圍遶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己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

眾生同為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為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在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閑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眾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眾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眾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脩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眾。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眾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藏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琅函之玉軸。塵塵混入剎剎圓融。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願供養無休歇九十剎塵菩薩眾。常願悟入常宣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 生生世世在在處處。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得親近華藏一切聖賢。常蒙華藏一切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遮那佛。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眾生。消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眾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眾生。集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藏莊嚴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焉心焉。　本自天然。　卓爾獨立湛寂孤堅。　妙中至妙玄中又玄。
無來無去不變不遷。　非迷非悟絕聖絕賢。
思不可及強以言詮。　由體明覺遂生諸緣。
鏡含萬象海納百川。　收之兮神潛方寸。
舒之兮光充大千。　變化自在作用無邊。
乃生乃佛為實為權。　迷之則浩浩不返。　悟之則了了相傳。
心焉汝靈心焉汝靈。　語汝莫忘誨汝須聽。
汝具萬法兮本自圓成。　萬法具汝兮其體空平。
境非實境名是假名。　汝昔不悟兮枉受玲瑽。
汝今自覺兮可保堅貞。　觸途莫滯念起即惺。
六塵不染三毒乃清。　休更鼓之令濁兮失本明。
宜自澄之令淨兮歸元精。

緇門警訓卷四(終)

緇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為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己契諸佛之慈心。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為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為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著好衣。不耕田而飡美饌。何須結怨饕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鬪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剎。或挂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己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刀鎗。面帶笑容心藏劍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携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遣今生勝來世。奉勸大眾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為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群逐隊打鬨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爾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一等辦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辦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著精采。提一箇無字。晝參夜參與他廝睚。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廝睚轉鬪轉多。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竪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參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攙一杓冷水相似。

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眾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揩背。偈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著便宜。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洒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睡。藜羹黍飯塞飢瘡。淡薑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為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有言孝為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母名敬田。何須入眾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策不妨閑往還。

結制小參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著令人心膽碎。扶持全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北向奔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茫茫無本據。縱饒挂搭在僧堂。直待版鳴歸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雲靉靆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外道經書勤講義。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為消。捫心幾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閒處光陰盡虛棄。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他古之學道流。直忘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紫芋。飯一摶水一器。為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計。物外清閑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貴。劫空田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游戲。茲因結制夜小參。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三飡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他人過。及乎歸到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眾拈來舉。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爾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爾喚甚麼作佛法。任爾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爾會處。爾轉要會轉不相應。爾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爾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為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柃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爾還知多少人在爾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爾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爾知眾生結縛濃厚。無爾奈何處。爾若無力。處眾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知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援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誡閑

世人未有不以閑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憊。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間。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閑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閑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飡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為豈一閑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閑於疎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為投閑者之誡。

千嵓長禪師示眾

參禪為第一。持戒為第二。作福為第三。禮誦為第四。
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
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
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與利。
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
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信我言。
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耳。
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
是畜生群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俗人。
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眾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脩。眾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絕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為生死事大。及乎聲利所動世緣所汩。則生死大事置而弗論。或為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病苦所道。識神無主隨業輪迴。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剋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為奇。斯由不見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彌陀願力。而堅侍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為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脩。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誤人自誤。況大雄讚嘆金口丁寧。希從昔賢恭稟佛勅。定不謬誤也。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沈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會。二曰。鬱多羅僧。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俗人所為。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著。雜阿含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著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著七條衣。觀彼經文。未必全爾。袈裟正翻為染。或翻臥具。據翻染者祇是通制。道俗受戒須服壞色。恐其染同特艷。乖

於法制。乃云。應教身所著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著七條衣。或翻臥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爾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脩懺入道場時許著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荊溪師云。若却刺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別造。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為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已許著。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著等。此出自聖意暫爾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之言。方為揩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災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充。挂一片而羅剎不噉。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眾。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罪戾。必領納乖式。便自陷深愆。一生無衣覆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愆妄不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何文。誤以三衣破片而迴作者。比丘衣損秖合補治。令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挂無妨者。安陀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著耶。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災厄不應常挂袈裟之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南山引僧祇龍著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況今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體。全是非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咎。庶幾讀之。宥過無大必改為善。一者絡子名體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功濫參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既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輩非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者。是外道法。結偷蘭遮。況乎造非法衣。殊乖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己情。擔麻棄金殊非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為人不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耶。昔靜靄法師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為。乃坐石奮刀遍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學未能。宜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終

緇門警訓卷第六

長蘆慈覺賾禪師龜鏡文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眾僧。是以開示眾僧故有長老。表儀眾僧故有首座。荷負眾僧故有監院。調和眾僧故有維那。供養眾僧故有典座。為眾僧作務故有直歲。為眾僧出納故有庫頭。為眾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為眾僧守護正教故有藏主。為眾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為眾僧請召故有侍者。為眾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為眾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為眾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為眾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為眾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為眾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為眾僧滌除故有淨頭。為眾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眾僧為最。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為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眾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闕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執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為世福因。近為末法之津梁。畢竟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為眾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眾也。容眾之量不寬愛眾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眾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眾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眾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眾也。畜積常住減剋眾僧。非庫頭所以贍眾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眾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眾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眾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眾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眾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眾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眾也。預備不前眾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眾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眾也。地有遺利人

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眾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眾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眾也。如其眾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訾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眾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己妨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煖有妨眾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牆壁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捨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栴檀林下純是栴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眾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為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須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眾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遞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為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眾箴規(壽無量本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眾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底靜牌纔挂。宜各默然。縱不挂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諳魯祖風。便口挂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扳頭輕欺大眾。虛占案分挂物明窓。不合律儀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

披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敘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為。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為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己。放參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生。眾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於齋后。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紙糊卓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眾用。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昏事侍針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眾雲集方可跏趺。盞橐收歸眾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度請問耆年。隨方毘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不必著忙。欵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為眾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安排。瀉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開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雌黃之事品藻他人。說食說錢呵風罵雨。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毘陰晴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呪肩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衣盂估唱本為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漸汗下。若是海門上士。禪院高賓。但為死者結緣莫被活人嗤咲。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恐招薄福。衩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洗面本為修行。吐唾拕盆喧聒大眾。暗中動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己便。時時檢點步步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著腸肚。十日知寮遞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先人後己。大眾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眾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眾人共議。遊山翫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三喚不回相聚何益。況乃心塵難掃性水易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饡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輸却糊餅兩個。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只要罰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咲不休。奉勸後生高著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兮夜亦然。　睡時宜後起宜先。　收單摺被候開靜。
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　盥漱低頭少使湯。　頭若痒時須待浴。
手巾乾淨不相妨。
寂靜身心展鉢時。　出宜先筋入先匙。　食巾收摺須臨後。
左右和南禮莫虧。
粥了和南飯後茶。　放參藥石莫喧譁。　出堂入戶清規合。
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　是甚禪和敢入堂。　追罰百錢由自可。
高懸一牓最難當。
入室陞堂念誦時。　從規合自具威儀。　近來一等無羞恥。
直裰中間小袖兒。
脫著衣鞋要整齊。　掩門宜緩放籌低。　密持呪語輕彈指。
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貴靜恭。　需湯擊板合從容。　不應觸布安槽上。
雙脚如何著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　不須將此當嘍囉。　一朝突出娘生眼。
執藥方知病轉多。
頂笠腰包號水雲。　尋師切勿憚辛勤。　法門冷淡須防護。
莫學尋常救火軍。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住。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見爾遮一隊漢。在遮裏心憤憤口悱悱。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趁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遮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巫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　吉問好問惡。爾不見。我佛如來為三界醫王四生慈父。醫一切

眾生心病。只為爾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爾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爾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遮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為爾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趫趫欹欹繘繘繂繂。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讚佐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晝晝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晝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爾何不退步思量。爾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為爾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氷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為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爾死。爾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捼腰捺胯胡揮亂[聲- 耳+空] 。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脣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爾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真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爾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煆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儱洞真如顢頇佛性爾還會麼。爾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揀紅粉也風流(語錄)。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

法界本無眾生。眾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為乎有情。妄見者。眾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為經。優婆離結而為律。諸菩薩衍而為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實。聚言教而為藏。載寶藏而為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為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烟夐絕。非志於道者罔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五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墮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剎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臥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臥鐵床。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汩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虢邑。出家於雍州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菴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眾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眾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

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眾。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為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為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為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曇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歸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著我耽人舉枉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仰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蜎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眾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遍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氷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啣冤。盡罷辛酸咸霑利樂。疾疫世而見為藥草。救療沈疴。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崇。次期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汩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菴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參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參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

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為易。登第之為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為易也。然參禪者眾。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眾。及第者亦眾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為易。無我為難。無我為易。無無為難無無為易。亦無無無為難。亦無無無為易。亦無無無亦無為難。亦無無無亦無為易。和座子撞翻為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銕。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圞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咲。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　利欲如銛鋒。　終朝長戚戚。　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　孟軻養浩然。　富貴如浮雲。　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　忠信行蠻貊。　積善來百祥。　是名作(因果)。
言為百代師。　行為天下法。　久久不可掩。　是名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　行之誠且久。　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　功德被萬物。　為賢為大聖。　是名佛(菩薩)。

仰山飯

戶部尚書阮中大撰(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　粒粒如珠似銀爛。　食者須知來處難。
略為諸人試拈看。　東皐西疇春早時。
畊夫餉婦寒且饑。　土膏脈起農事動。　牛領生瘡猶挽犁。
夏苗欲秀未成實。　無雨四天惟烈日。
背枯面裂汗流胸。　耘耨只愁稂莠出。　秋深稻熟如黃雲。
晝穫夜舂甘苦辛。　里胥催督王租急。
官債私逋皆及身。　官債未償被鞭扑。　私債未償賣田屋。
父母妻兒飽幾曾。　家家留米羞齋粥。
住持老僧沿門求。　丐士緣化圭撮收。
手胼足胝不敢憚。　櫛風沐雨何曾休。　五更雲堂門尚閉。

普供厨中人早起。　惟憂清眾粥飯遲。
日日朝朝悉如是。　米瀋滿地凝如脂。　去粗存精運柴炊。
沸湯煙焰甑釜熱。　執務捨力良勞疲。
長板聲終木魚吼。　端坐禪床捧盂受。　細論變生造熟功。
却恐闍黎難下口。　不從香積世界來。
又非鬼神供爾齋。　一匙一杓至一鉢。
皆是求福檀信財。　維那白槌似瑞響。　十聲佛名孎同唱。
行益纔遲忿怒生。　第二戒中念都忘。
古人都為學道忙。　遍參知識遊諸方。　木皮草葉供鐺煮。
豈有此飯充飢腸。　百歲光陰如夢幻。
參請工夫宜早辦。　若還心地不分明。　佛也難消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為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堂堂巍巍為天人師。
故我禮足讚嘆歸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　皆因法成法從經出。　是大法輪是大寶藏。
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　漏盡果滿眾中之尊。　假和合力求無上道。
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眾生

毛道凡夫火宅眾生。　胎卵濕化一切有情。　善根苟種佛果終成。
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　若輕若重無大無小。　我求其相中間內外。
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　十地願登四生願度。　佛出世時願我得親。
最先勸請請轉法輪。　佛滅度時願我得值。
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天台圓法師自誡

三界悠悠一囹圄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目久沈埋。野馬無韁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林。逝波傾入無明塢。紛紛萬類器中蚊。啾啾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殿中遊。也向閻公鍋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搆腥臊成沫聚。一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馳騎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依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聲受辛苦。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古。金烏玉兔自摩空。雪鬢朱顏盡成土。我嗟瞥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流轉。追思古聖與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涯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著眼。但於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光直照西。萬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名。獨向金臺預高選。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一回相括惱。修行惟有下稍難。豎起脊梁休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中寶。願同法界冤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六終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爾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爾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爾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學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沈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如癲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況亦孤負先聖。爾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昧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爾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眾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爾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箇在。我且問爾。忽然臨命終時。爾將何抵敵生死。爾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爾只放下著。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爾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爾不得。而今末法將沈。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爾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爾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爾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爾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　謹把繩頭做一場。　不是一番寒徹骨。
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以溫飽自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往來書尺。如何回出家人。胸中貫古今筆下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鴟鴞禽鳥也。尚可教以歌唱。人為萬物之靈。如不學視禽獸之不若也。為人師者自當尚嚴。師嚴而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疎。寫染又拙。覺時事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

字要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咨爾童行聽子誡云。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耋今各顓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餐蚤粥念念興慚。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為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晞驥子雲有言。誦箒誦苕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為人報答。佛祖莫大恩。拔濟眾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頌曰。

負舂剗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 。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 。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眾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莊嚴。於剎剎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雲峯悅和尚小參語(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眾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論學故是不知。也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為旺化。其間孜孜為道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眾來。便乃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供養上座不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棄。渡江須用船。為人須有志。
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
於中無別伎。動著關捩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
觸人無忌諱。剎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
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
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
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
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咦。
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
心空親及第。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
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
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兒。
腦門須著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慈受深禪師小參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覷著。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匾檐山和尚一生拾橡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钁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著一緉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口中減削。將來供養。爾了便要邀福懺罪。爾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為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爾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麁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爾石上磨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爾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著遮般話也。莫道焦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汰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破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何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

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汩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為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凌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煠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眾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飡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傳燈)。

法昌運禪師小參

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為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鬨過時。今日三明日四。遮裏經冬那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嘴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著。莫當等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捋爾贊歎爾。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那時

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計神通佛法。總使不著。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未忘盡從沈墜。爾要識披毛戴角底麼。便是爾尋常亂作主宰者是。爾要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誑惑迷途者是。爾要識寒氷鑊湯底麼。便是爾濫膺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爾心自作。只為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麼說語。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為爾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況天龍八部既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僧鑊頭邊討飯供養。爾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夯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著他肚裏事。嗔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爾悟見箇甚麼。還脫得髑髏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栴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爾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為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努力。珍重(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媿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以玉峯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為一身。法門同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肅爾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胸。喜怒不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己之樂。憂人之憂若己之憂。容眾尊賢克己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善。無背公義棄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無護己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慍人之不知。道貴全生。無斬世之為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

規矩。博援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眾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恚無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為氈。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尠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污池水。污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頹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為虛名滅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鷦鷯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莫罣朝籠不暫開。為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荊山有玉名璠璵。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荊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胸襟。智嶽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漉囊。是為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

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著之。二曰。欝多羅僧。謂之中衣。隨眾禮誦入堂受食則著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著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為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為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銕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啟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於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下意許容納受。特為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齎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宣(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姬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牓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為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謁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為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為人無丈夫志。況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群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誦持。豈獨孤恩。誠為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為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況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為

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為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誡。寧不動心哉。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讀之深有開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之見。以我為是以人為非。於佛法中是為大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為戲論。爭之不已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為是。以餘為非也。修行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一。況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豈可妄論優劣。自為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以至於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遍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怪耶。娑婆世界眾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為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歎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為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為邪見。然華嚴知識或在外道。或為人王。或為淫女引導眾生。若以正修行者為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蜜女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為非也。千經萬論止為眾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炙。此心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只為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敘鄙見以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

輕安否。所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事耳未間。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嘗參月林鐵鞭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猻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如煆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裹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又云。直欲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廝捱。

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緇門警訓卷第七終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　空門得入是便宜。　直須日夜常精進。
莫教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　目覩心存對聖容。　懺悔多生塵垢罪。
願存法水洗心胸。
心猿易縱安教縱。　意馬難調亦要調。　到老情塵掃不盡。
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　出家心地要分明。　他年圓頂方袍日。
事事臨時總現成。
一等出家為弟子。　事師如事在堂親。　添香換水須勤謹。
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　掛搭巾單不可無。　身四威儀常具足。
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　出家體態宜謙讓。
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　枉在伽藍地上行。　到老心田如未淨。
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　說來說去自招殃。　若能閉口深藏舌。
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　脫空說得有何窮。　暗中莫道無人見。
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　作務辛勤要面前。　不見碓坊盧行者。
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　眾手能為事不差。　諷誦如來經一卷。
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厨中好用心。　五湖龍象在叢林。　瞻星望月雖辛苦。
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　日生萬倍恐難酬。　猪頭驢脚分明現。
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　使時須把眼睛看。　莫將恣意胡拋擲。
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　掃地煎茶莫厭頻。　事眾若能常謹切。
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　照顧渰山水牯牛。　門外草深常管帶。
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為。　粗豪非是出家兒。　遭人唾面須揩却。
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　觸淨須分上下衣。　語笑高聲皆不可。
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　戰戰常如履薄氷。　雖是未除鬚與髮。
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靈岩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　孤燈獨照破床頭。　寂寥心在呻吟裡。
粥藥須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　健者長懷惻隱心。　彼此夢身安可保。
老僧書偈示叢林。
氣濕風勞猶可療。　不知禪病若為醫。　衲僧更擬論方藥。
便把拳頭驀口搥。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歸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眾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癡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潔千生罪業。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臥之中。觀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即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辯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眾圍繞聽法。次須運心

作觀。觀我能為法師傳佛正教。為四眾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眾。乃至十方皆得聽受。名為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者是經為經卷。是為紙墨。是為標軸。是誦者為當心念是口念。是為齟齬和合而出。為有我身為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眾。為是實有。為後想生。四眾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為四眾宣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為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法施。雖無受者四眾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為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為持戒。忍耐惡覺名聞財利皆不能惱。名之為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名為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名之為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字句分明。名為般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為實。傳授外人名之為權。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為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為了因。高座四眾說授因緣名為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為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為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為慈。見苦不救不名為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正覺之者。願度眾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遍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眾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眾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開。食今新食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為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為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為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為空。觀食者自那可食。為新既無新食。那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為中。只中即

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思議名為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疎麻苧為其體。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俗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歎。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癡。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正教衰遲。競貿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大於貢高我慢。欺壓於碩德屐眉。習以成俗。愚不知非。汝當敬遵彝範。仰荷恩慈。時時自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銖衣自被垂形忍界兮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為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粱傾散有若金沙。白淅高堆宛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宜自隱括。不耕不耘不鉏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口腹無厭貪源叵竭。正念微乖羅剎已奪。嗜一時之甘美。為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未徹。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匙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軀。會須籍此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物體則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楪故。彼形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為開。焉知自誤。嘗聞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為護。安禪講法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漉囊賦

吾有漉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為匡。其用濾兮深須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往返須將。世多輕略孰究否臧。或聞而不製則嗤為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內無慈愍。外恣疎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之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裁製有式。上下三停聳榦六尺。十二環圓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鈷開而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丐食。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鳴歷歷。直欲使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雲外兮不以為難。解虎競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暴。內懷荊棘。用之舍之兮能無夕惕。

賾禪師誡洗麵文

詳夫麪豈天然。麥非地涌。盡眾生之汗血。乃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為成道業。尋常受用尚恐難消。況於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鵝毛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飡三分去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減龍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瓦解氷消。雖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侈未除。解脫之期安在。但願參禪得髓。何須洗麵求筋。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禪師常戒學徒不得洗麪)深思舜老規繩。須是斬釘截鐵(雲居舜和尚制常住及諸莊並不令洗麪)大眾同推道念。莫嫌供養蕭疎。假饒斫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麪。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住持宗賾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　洗麪何曾振古風。　今日叢林思舜老。
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　莫將洗麪作盤飡。　為憐枉費情何似。
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　假饒凶歲亦傷財。　殷勤為報諸禪者。
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須愛惜。　不應過分太無漸。　閻羅老子真難解。
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　萬事皆從洗麪生。　舜帝昔年為漆器。
百僚猶諫不須行。
麪裏有筋須有脚。　忽然筋去脚難行。　自家喫著情猶倦。
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真肉。　鬪飣肥鮮作假魚。　畫佛既然成道果。
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　九夏蒸時汗滿身。　費水費油兼費火。
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疎飡樂有餘。　淨人還不費工夫。　尋常普請供承外。
落得參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　箇中消息更天然。　成湯祝網從君意。
呂望垂鉤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　一念無心過虎溪。　鉢裏飯盛粗粟米。
桶中羹是淡黃虀。
玉食尊官莫動情。　隨堂齋飯太粗生。　空門平等無高下。
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　莫以蕭疎意便闌。　大抵精粗同一飽。
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　新羅不是拘叢林。　雖然冷淡無滋味。
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　水陸庖精尚遠離。　今日此情猶未息。
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強逢迎。　終愧禪林本分僧。　出世道心隨日減。
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柴林。　日用蕭條古意深。　不洗十方常住麪。
唯參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　較量終是有疎親。　當時建磨分皮髓。
後代兒孫洗麪筋。
疎齋易備長安樂。　美食難消損道緣。　多見水邊林下客。
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為乞士。　忍誇精饌敵王公。　有人解笑從他笑。
甘竪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　息繁飡道合如然。　通心上士應相委。
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薩葷羶損戒香。　麪筋奢靡費常堂。　如今一筆都勾下。
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　因循多病障輕安。　凡夫福德能多少。
縱使滄溟也解乾。

本來面目甚分明。　逐浪隨波太瘦生。　應被叢林高士笑。
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　撩天鼻孔氣凌雲。　尚嫌禪悅珍羞味。
爭肯嚼噇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　振領提綱似等閑。　十五萬斤常住麪。
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　同過同功未可憑。　惜福此時因大眾。
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　見說泥犁歲月長。　却恐那時妨道業。
不如今日且尋常。
叢林執事莫癡憨。　苦果酬因豈易擔。　更擬諸方問王老。
不知辛苦為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　惜福由來戒麪筋。　大嚼屠門真可愧。
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　釋子還家塔寺空。　應是昔年崇奉日。
不能清儉守真風。
山僧特地改家常。　圖得吾門更久長。　若向此時疎奉養。
免教他日誤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　兵火屠燒萬萬家。　當日太平思儉約。
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　須趁昇平剪禍芽。　所以吾門增淡薄。
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　蓋因高行出凡倫。　從教古淡無人愛。
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　禪悅偏宜淡薄中。　下口若知無味味。
舉頭方見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　得便宜是落便宜。　雲門胡餅金牛飯。
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　二時寧復計精粗。　沙門畢竟宜清苦。
軟暖修行道業疎。
太平人物侈心開。　受用殷繁養禍胎。　慚愧未生癡福盡。
災荒水旱驀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　美食鮮衣器用華。　地方有窮財有限。
此時宜儉不宜奢。

辦才淨法師心師銘

咄哉此身。　爾生何為。　資之以食。　覆之以衣。　處身以室。
病之以醫。　百事將養一時不虧。　殊不知恩反生怨違。
四大互惱五臟相欺。　此身無常一息別離。
此身不淨九孔常垂。　百千癰疽一片薄皮。
此身可惡無貪惜之。　當使此身依法修持。
三種淨觀十六思惟。　一行不退安養西歸。
成無上智是為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為奧妙。其於束勗婉娩。乃千古之鑑誡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為爾諸身。行為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慤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鬼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減紀。不得不止。守謙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諂走蹩躠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為自墜。言虛行偽。艷殃爾壽須戒。酒腐爾腸須畏。勵志須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於文過。乃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奇薄。患隨不忍害逐無足。一此一彼。諧官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己。惡木之陰匪陰。盜泉之水非水。世孚草草能生幾幾。直須如氷如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己之慢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愁暢冲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含齒(禪月集)。

吉州能濟山友雲鏊和尚蛇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於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況財之毒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

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污乎形服者。亦由其眾。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污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為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污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遍。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為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汩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偽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著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眾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為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於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為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為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祥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

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為晝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眾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為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眾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為是。遂以京本為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為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己見為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為親故。不覺忉忉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廝捱。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時住夾山)

惠懃啟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為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為人不諦當。輒欲苟異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為有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為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禪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為兄弟請益雪竇。其洪機捷辨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憤今時邪黨異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為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為害非淺。就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學者。某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於左右。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者。亦不罪於左右也。不宣。

答投子通和尚書

某啟上。比聞瓶錫赴緣投子。四方歸德翕然欽承。無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辨正邪。為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象森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為種草。若齊眉共躅減師半德不堪傳授。若影響不真狐狼猥勢異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鐵圍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礙。若透得一圈。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礙。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遞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誤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據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案諮訛。不出金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無礙俟容披晤欵曲。勘同倘若符合無差。即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見察。不宣。

緇門警訓卷第八(終)

緇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眾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為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勅廓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即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輕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於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為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啟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為方便。如彼眾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懵。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為臆說。深信佛語。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盛風。名稱普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樞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只銷煩惱。謹以今開

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眾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王嚫戒師衣物五十八事親書龍魚飛白諸篆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岩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閒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氷。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濯累飡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欝欝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稍。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

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廛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眾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閒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峨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迥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廛。遊逸形儀寂泊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更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燼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　失圓明性作塵勞。　出生入死受輪迴。
異狀殊形遭苦楚。　夙資少善生人道。
獲遇遺風得出家。　披緇削髮類沙門。　毀戒破齋多過患。
壞生害物無慈念。　啗肉飡膿養穢軀。
眾人財食恣侵瞞。　三寶資緣多互用。　邪命惡求無厭足。
耽淫嗜酒愈荒迷。　慢佛輕僧謗大乘。
背義孤親毀師長。　文過飾非揚己德。
幸哉樂禍掩它能。　虛誑欺誣競利名。　鬪搆是非爭人我。
惡念邪思無暫息。　輕浮掉散未嘗停。
追攀人事愈精專。　持誦佛經唯困苦。　外現威儀增諂詐。
內懷我慢更疎狂。　懶墮熏修恣睡眠。
慳嫉貪婪無愧恥。　野田穢本將何用。　大海浮屍不久停。

既無一善可資身。　必墮三塗嬰眾苦。
仰願本師無量壽。　觀音勢至聖賢僧。
同軫威光俯照臨。　共賜冥加咸救拔。　無始今身諸罪障。
六根三業眾愆尤。　一念圓觀罪性空。
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　阿彌陀佛獨相隨。　心心常繫玉毫光。
念念不移金色相。　我如再食眾生肉。
飲酒行淫作重非。　現身生陷大阿鼻。　萬劫洋銅吞熱鐵。
願我臨終無疾苦。　預知時至不昏迷。
善根慧念轉增明。　業債冤魔咸寂滅。　異香天樂盈空至。
寶殿金臺應念來。　親覩如來無量光。
一切聖賢同接引。　彈指已登安樂國。
即聞妙法悟無生。　遊歷無邊佛土中。　供養親承蒙授記。
分身遍至河沙界。　歷微塵劫度眾生。
誓入娑婆五濁中。　普化群迷成正覺。　眾生業盡虛空盡。
我願終當不動移。　乃至今身及未來。
念念圓修無間斷。　仍將三業修行善。　回施虛空法界中。
四恩三有眾冤親。　同脫若輪生淨土。

荊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喜見聞恒為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妙經。一剎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為勸請。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眾

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著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為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著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為。閻老子不[打-丁+麼]攞。據爾所作因。還爾所作果。涅槃堂裡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爾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譬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　一念歸根萬法平。
物我頓忘全體露。　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　入門端的訪知音。
此生不踏曹溪路。　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　進業修身見古人。
若到諸方須審實。　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　十聲佛唱古今通。
開單展鉢親明取。　不可麁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　房廊瀟灑共安居。
裝香掃地無餘事。　默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疎慵。　入眾衣裳垢不中。
上下隣肩薰炙久。　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　齋餘無事略經行。
歸來試問同心侶。　今日如何作麼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　意中無惱睡魔惺。
雖然暗室無人見。　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為除憍慢垢。　由來身業獲清涼。
玄沙有語堪歸敬。　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　大語高聲咲上流。
言下若能窮本末。　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近世多以問答為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趁口答。取笑達者。

誡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知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為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眾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眾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為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著便作驢鳴

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眾。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溈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為佛。似諸闍黎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床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謾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梨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為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況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得了為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遍地眾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眾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檐重。乍可為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却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著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只如老僧不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除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珍重。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為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草瞻風。遶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眾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　鉢中之食莫等閑喫。　等閑喫。
往往難銷水一滴。　容易披。　究竟出家何所為。
直心實行能綱紀。　一顆圓光無表裡。　莫學尋常輕薄流。
平生涉獵誇唇嘴。　恣貪瞋沒慚愧。
善惡昭然難彈避。　三途六道正茫茫。　也好回頭自瞥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　火雲發炎兮騰騰若炊。
江湖競熬煮。　草木半黃萎。　真金銷爍兮大石欲裂。
猛虎喘息兮蛟龍唾垂。　門有蓬藋兮屋無片瓦。
寢無帳席兮哭有多兒。　耘苗匪倦舀水忘疲。
顏容抹漆黑。　背脊坼龜皮。　咨爾釋氏。
宜以審之。　不耕而食不蠶而衣。　屋有畫堂虛室。
浴有清流曲池。　帳垂翡翠簟展琉璃。　閑尋泉石兮恣行恣坐。
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
回頭一顧人間事。　飲水須知可度時。　無更恨風伯。
休顛嗔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眾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為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為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絇。其可夜舂乎。纖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嘆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為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菴。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眾如雪峯。出其門者

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己。名不耀而畏人挨己。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諂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咲蹈此污而去。庶幾雲菴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菴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高僧傳)

（譯經）

變梵為華。　通凡入聖。　法輪所轉。
諸佛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　得意忘言。　三慧克全。
二依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　善惡都亡。　亡其所亡。
常住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　正而急護。　嬰守三業。
同彼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　守藏何虞。　法有明師。
外禦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　感而遂通。　化於世間。
觀之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　施中第一。　以穢濁體。
廻金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　此為高大。　染枸櫞花。
果時穰赤。

（興福）

為己為它。　福生罪滅。　有為之善。
其利博哉。

（雜科）

統攝諸科。　同歸高尚。　唱導之匠。
光輝佛乘。

或菴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　出匣吹毛不隱藏。　奪食驅耕全正令。
東西無復鬼分贓。

示眾

暗撒驪珠成瓦礫。　閑傾鴆毒是醍醐。　冤將恩報滅胡種。
舉眼無親真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　勿棲泊處等閑行。　臨風闊却噇空口。
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為暗號通。　先天後地活虛空。　縱橫漏泄祖師意。
爭得渾家不點胸。
搽破孃生帖肉衫。　袒肩赤膊不羞慚。　胡來漢見非難易。
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獰別是一般村。　品藻先賢簿後昆。　掉放孤峯爭合殺。
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　無奈兒曹籍甚何。　急水灘頭拋直釣。
錦鱗不遇枉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　得坐披衣肯自謾。　三尺冷光輝夜月。
一條秋水迸人寒。
瞎驢種草不消憑。　舊閣重關唾手贏。　湖海晏清還獨步。
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冤讐。　熱血相噴肯便休。　反倒大家無寸土。
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鳥投網。　絕照忘機龜負圖。　入此門來都不是。
如何陞降老臊胡。
己躬日用露全真。　選甚行雲與谷神。　合掌低頭叉手處。
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　非心非佛若為猜。　了知極則難分付。
不覺和聲送出來。
支郎入作葛藤多。　揑定咽喉不奈何。　轉得身來添氣急。
可憐鷂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　顛癡教癩竪雙眉。　驀生做處難名狀。
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　未有輸贏莫放開。　割捨拍盲窮性命。
觜喎鼻塌見全材。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　方知歲月不相饒。　逃生脫死勤成佛。
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　未嘗回首一沈吟。　眼光欲落前程暗。
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誡

地獄之中未是苦。　袈裟之下苦無聞。　死生大事還知否。
莫向青山臥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　施利雖虧我不安。　奉勸僧尼勤讀誦。
鐵窓莫待電光寒。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　贏得身心蟻子忙。　簿上轉經多積欠。
眼前業障自身當。　門徒施利魚顋水。
買得油鹽雪見湯。　年去年來何了日。　不知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說實悲傷。　佛法無人為主張。　未解讀文先坐講。
不曾行脚便陞堂。　將錢討院如狂狗。

空腹高心似啞羊。　奉勸後賢休繼此。　免教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誡

不求名利不求榮。　只麼隨緣度此生。　三寸氣消誰是主。
百年身後謾虛名。　衣裳破處重重補。
糧食無時旋旋營。　一箇幻軀能幾日。　為他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　浮世那能得久居。　出嶺年登三十二。
入閩早已四旬餘。　他非不用頻頻舉。
已過當須漸漸除。　為報滿朝朱紫道。　閻王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眾

蒿里新墳盡少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長豈等閑。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黑暗路頭險。　十二時中自著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　經年獨臥涅槃堂。　門無過客窓無紙。
爐有寒灰蓆有霜。　病後始知身自苦。
健時多為別人忙。　老僧自有安閑法。　八苦交煎總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　也要時時近好人。　蹭蹬莫隨愚伴侶。
蹉跎又恐落風塵。　無良小輩頻頻脫。
得義高流數數親。　若也依吾如是誡。　佛家梁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　何妨萬物常圍繞。　銕牛不怕師子吼。
恰似木人見花鳥。　木人本體自無情。
花鳥逢人亦不驚。　心境如如只遮是。　何慮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

姑蘇無作譔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為智人之所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誡言。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偽。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為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嘗住吳之北禪號東屏)

為人難為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象。若是而能為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氣象。若是能為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為人矣。而欲為人師者。未之可也。曷為不易。曰宗旨。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與人為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為大導師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猶之不可。故曰。為人難為人師不易。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焰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略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制委明。蓋欲潔嚴身器親近。
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污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輒得咎。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況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
○經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床。不得登寶殿。
○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漱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
○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
○不得將觸處笁帚近水槽邊。恐不知者誤將洗盆。
○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
○初入廁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
○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
○既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
○文殊經云。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
○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即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況書臭廁中。豈不折福。
○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污於桶內。
○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 。莫令藏垢。釋氏要覽云。佛令比丘指甲 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爪養長寸餘。以為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
○常見惜福人用廁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污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
○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
○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桑葉皆可。
○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欲相導故。超曰。願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

見。超慚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廁中蟲報。

〇後架手巾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污淨手。人眾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

〇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摶而拭之。庶得易乾。

〇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

入廁　唵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唵呅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　省約用籌點滴使水。　屏息語言安詳進止。

當念此身滿中盛屎。　臭不可聞穢不可視。

行廁革囊誠為可鄙。　云何於身耽欲無恥。

云何於食樂著肥美。　結習成因果報必是。

一入泥犁窮劫不已。　苦樂在心昇沈由己。

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緇門警訓卷九(終)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三祇修鍊萬行功圓。
纖瑕去而法性凝清。　片善具而報化微妙。
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　三十歲居道樹成佛。
四十九年住世教化。　說法三百五十度。
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為床坐遍三千
若不傳法度眾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明了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為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

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人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為癭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眾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為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氈。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為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眾。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遷。所以示滅。又眾生根熟所以現生。眾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鎖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破生。乃至天龍鬼神有

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齎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秸檀沈香為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慚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楊三寶。謥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為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為僧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宮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為官志慕出家。願和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為僧行多浮濫。通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既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霈。特使穹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為削其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參禪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天此土。噫為僧之難有知此者。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為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道場有年。其為人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為僧。敬投敬信英偉特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縷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興重教尊僧之心知前輩雖為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長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為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鳩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礙。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為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剎。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雨淚悲泣。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此眾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里。為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為風積形為地。積陽為火積陰為水。建為三才。散為萬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為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為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法。汝能捨法。即能捨心。汝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媼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媼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媼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眾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籃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籃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為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籃。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為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叡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禿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眾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為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為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為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鬬搦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菩薩有緣發願為眾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流涕嗟慼。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隨即止。遇湖即住。師即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于湖側。問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何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為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珠絲冪面號耳挃體。久之方覺。武陵即施此山為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為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為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為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摩序。恩老至止熟閱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鑱崖壘澗鏟蟻補砌。嵯峨萬仞化為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為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呶呶。會予

謫為郡守。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為三。二三為六。三三為九。九者。究也。復歸為一。一九為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為方耶。下為方耶。東為方耶。西為方耶。南為方耶。北為方耶。以上為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為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為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為方則欝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為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為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時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沈沈松煙冪冪。　空林之下盤陀之石。　石上有僧結跏橫膝。
誦白蓮經從旦至夕。　左之右之虎跡狼跡。
十片五片異花狼籍。　偶然相見未深相識。
知是古之人今之人。　是曇彥是曇翼。
我聞此經有深旨。　覺帝稱之真妙義。　合目冥心子細聽。
醍醐滴入焦腸裡。　佛之意兮祖之髓。
我之心兮經之旨。　可憐彈指及舉手。
不達目前今正是。　大矣哉甚奇特。　空生要使群生得光輝。
一萬八千土。　土土皆作黃金色。
四生六道一光中。　狂夫猶自問彌勒。　我亦當年學空寂。
一得無心便休息。　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
我亦當年不出戶。　不欲紅塵沾步武。
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行行皆寶所。
我亦當年愛吟咏。　將謂冥搜亂禪定。　今日親聞誦此經。
何妨筆硯資真性。　我亦當年狎兒戲。

將謂光陰半虛棄。　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聚沙非小事。　我昔曾遊山與水。　將謂他山非故里。
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山河無寸地。
我昔心猿未調伏。　常將金鎖虛拘束。　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無物為拳拳。　師誦此經經一字。
字字爛嚼醍醐味。　醍醐之味珍且美。　不在脣不在齒。
只在勞生方寸裏。　師誦此經經一句。
句句白牛親動步。　白牛之步疾如風。　不在西不在東。
只在浮生日用中。　日用不知一何苦。
酒之腸飯之腑。　長者揚聲喚不迴。　何異聾何異瞽。
世人之耳非不聰。　耳聰特向經中聾。
世人之目非不明。　目明特向經中盲。　合聽不聰合明不明。
轆轤上下浪死虛生。　世人縱識師之音。
誰人能識師之心。　世人縱識師之形。
誰人能識師之名。　師名醫王行佛。　令來與眾生治心病。
能使迷者醒。　狂者定。　垢者淨。　邪者正。
凡者聖。　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　亦合龍讚詠。
鬼讚詠。　佛讚詠。　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措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太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跡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

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緇門警訓卷十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